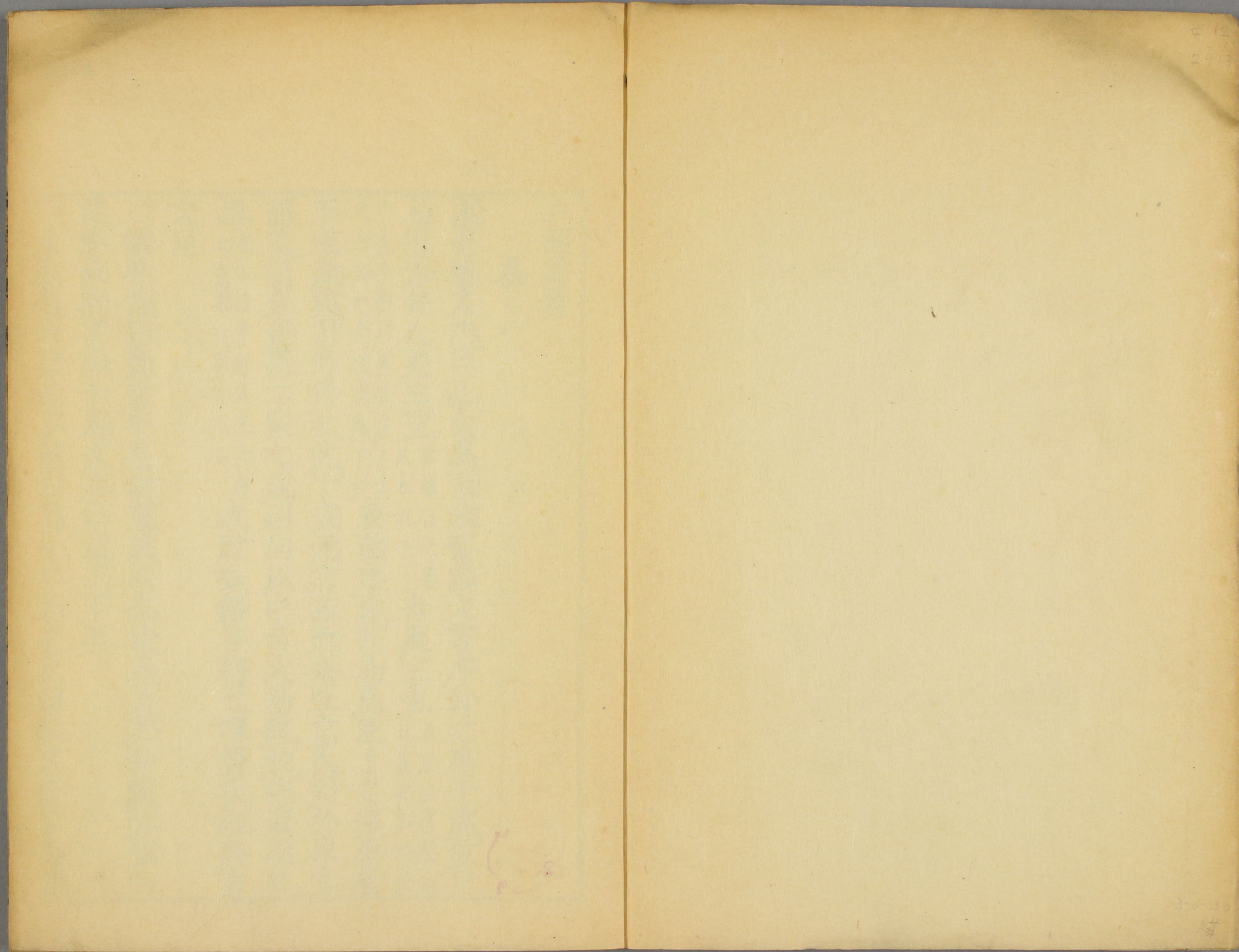


六經編考

□ 12  
2913









六經編考

易

宋史

去五味均平箴

和



漢書藝文志曰孔氏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韋昭曰伏羲世歷三古孟康曰易繫辭

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

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

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

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帝以別於外耳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

文同

○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

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文獻通考曰晁以道古易十二卷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



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凡十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二卷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

○又曰呂伯恭古易及音訓共十四卷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宰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子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呂伯恭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

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在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次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

東萊全集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曰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始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



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

哉蓋按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甲

退不敢于祀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

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

之此是氏所引以證王弼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象辭元

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

易矣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盡

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

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此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

司馬遷班固序傳楊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

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卷冠

之卦首則又效小主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系于爻辭

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

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后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蓋按詩

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

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

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說經為注

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

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

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固不如呂

氏之有據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

則無說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而卒

大亂於一王弼者似亦未可盡

廢也因竊記于此云云文集

書

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

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鄭玄叙贊云後又去其一一篇故五十七

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又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

孔子纂焉孟康曰纂音撰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

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



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

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詁尹敏傳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

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

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瑟琴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

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少

六篇師古曰壁中書多以考見行世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

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師古曰召誥為部率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漢書儒林傳曰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故為秦博士孝

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召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臯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

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

齊人語多與頽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之二三略以其意屬讀

已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書大共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

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以不涉尚書以教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離合于九篇以

為數十又采左氏傳叙為首尾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

日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

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

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

曰吾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歐陽大小夏侯氏皆出於寬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郝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書經通考

伏生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方 多士

立政 無逸 君奭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伏生所授者漢武時又入偽秦誓一篇為二十九篇

孔安國古文尚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 咸有一德

說命 秦誓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命 囹命

安國復出尚書凡五篇

舜典今文合 益稷今文合 盤庚三篇今文一篇 康王之誥今文合

命堯典 益稷皋陶謨 盤庚文一篇 康王之誥合顧



古今古文通五十八篇又百篇之序一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目者也

逸書

汨作

九共

九篇

橐飲

帝告

鰲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

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命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右四十二篇書亡即書序謂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

知者也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漢張霸偽書凡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

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張霸復出伏生書五篇

舜典

益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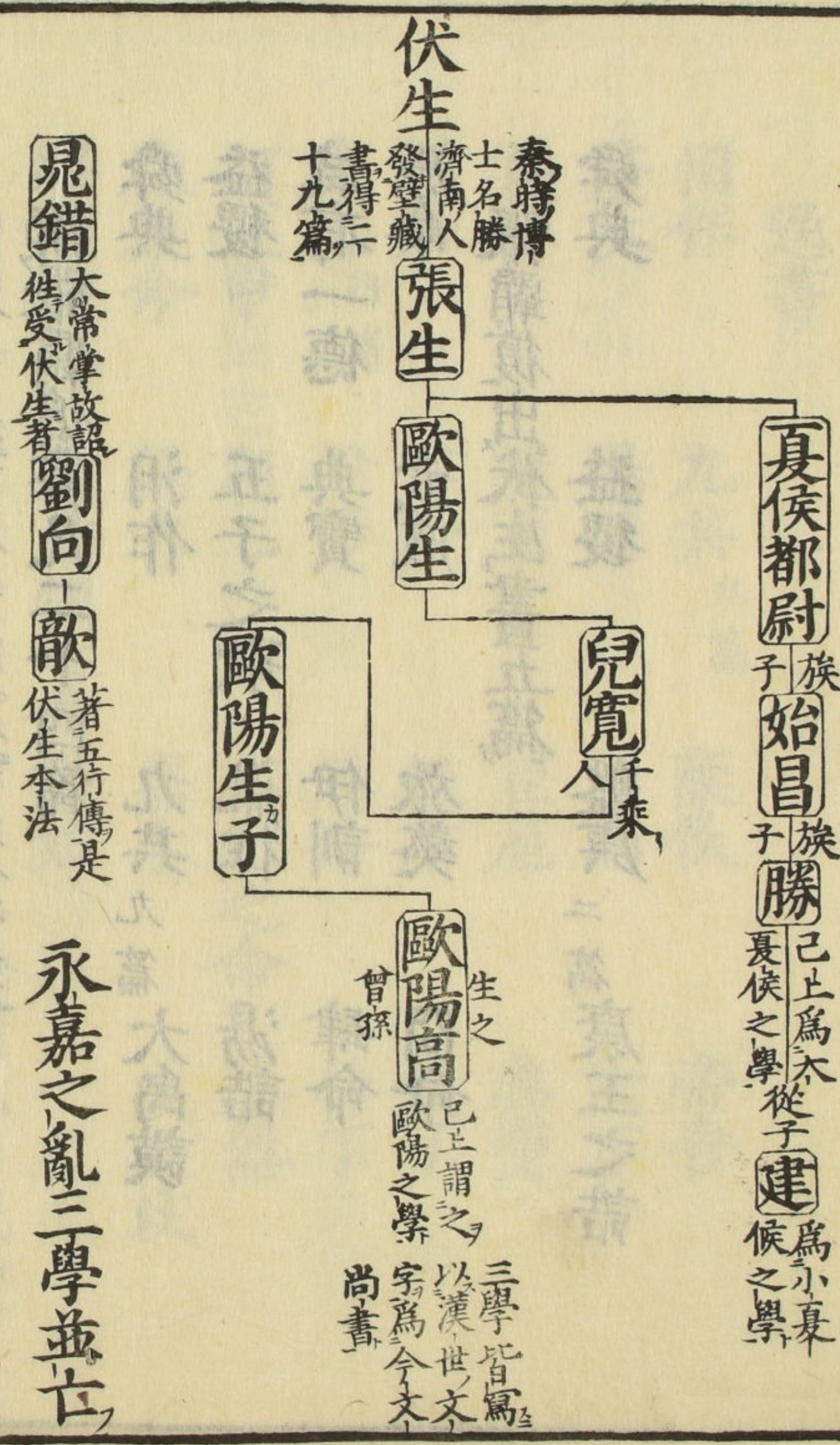
盤庚

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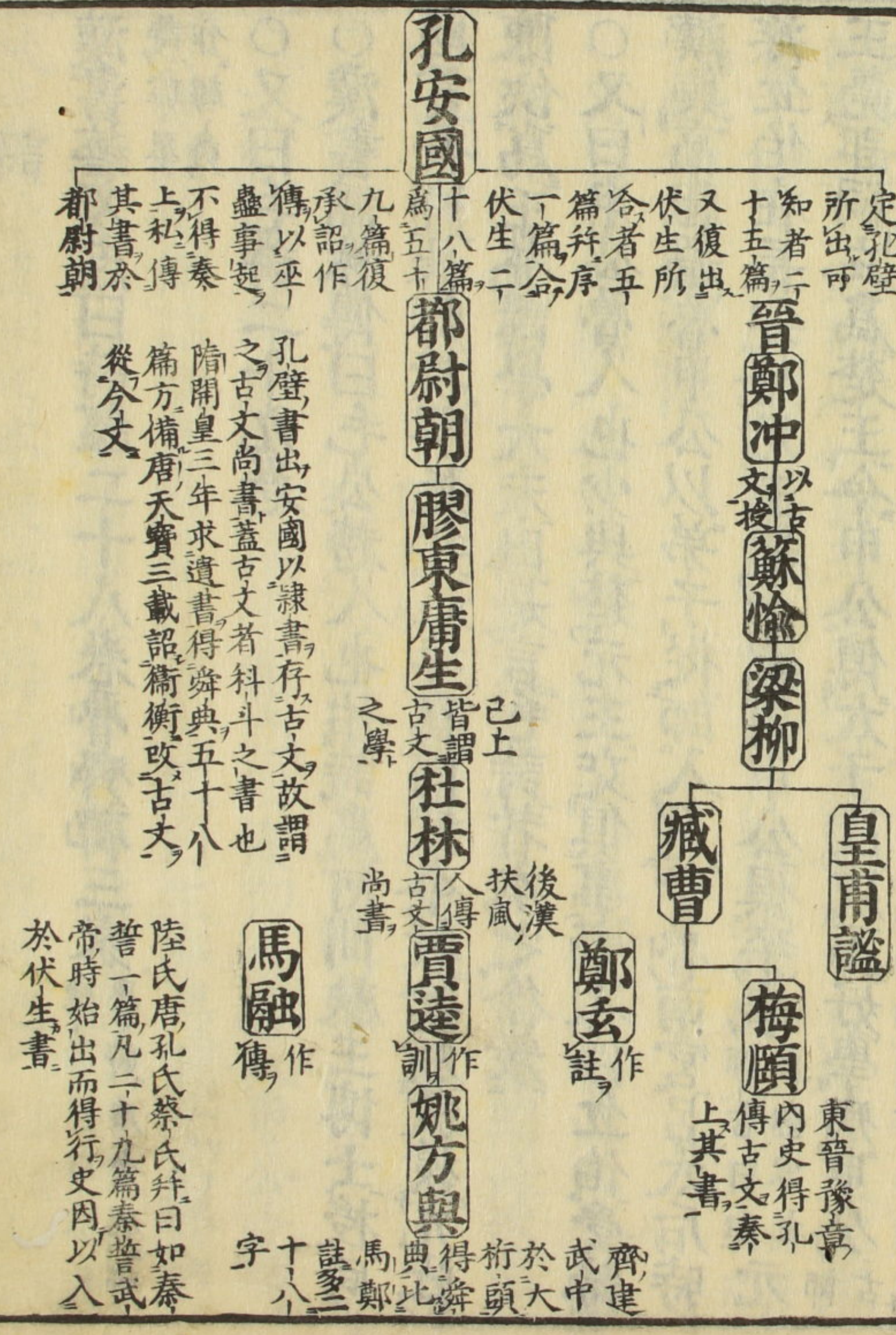
康王之誥



諸儒家法傳授之圖  
今文尚書



古文尚書



六經編考

六經編考

六



詩

漢書藝文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倉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又曰毛詩二十九卷

○漢書儒林傳曰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又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主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即郢容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申公即申公也及戊立為王師古曰申公即申公也晉靡申公師古曰晉靡相係而作申公愧師古曰申公即申公也

之歸魯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身既不

王其它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不為解說之傳疑者則闕弗傳

○又曰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又曰轅固生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



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詩疏曰毛詩國風毛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如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  
 ○又曰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

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萇也譜云魯人太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太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名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侯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註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註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十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

○又曰金藤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



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  
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絲蠻之貌  
草蟲集嚶嚶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瓠葉捨番番之狀夫大  
與桃名而但舉蚩蚩從氓狀而見遺召曼韓奕則來合上下  
編虞權輿則拜舉篇末其中躡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  
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定自

○又曰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四

句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

下是毛公本意後放之

○又曰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  
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又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  
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

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  
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  
告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  
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云此我行其野之  
句是也

### 春秋

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公羊穀左氏傳

三十卷

左丘明

公羊傳十一卷

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魯人

師古曰名喜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經一卷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  
德軍所刊古監本晦菴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無  
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又曰春秋正經十二卷見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

○正義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曰放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備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纔萬八十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

○藝文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各執所見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旨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



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郡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俱立國學然公

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又曰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始爲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三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脩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爲正蓋公羊傳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旣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錯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陸德明音義隋經籍志皆



云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二年孔穎達承認  
脩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立明傳學愈益盛矣  
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  
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大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  
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德明為國士博學  
正觀十七年也惟正元  
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  
從其有義理者然徃徃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  
四十一條惜趙啖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公羊傳十二卷晁氏曰戴宏序  
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  
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  
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

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為多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晁氏曰應劭風  
俗通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  
緒則以為名徹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  
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又曰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  
楊助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今太學傳授

禮

漢書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

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  
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

工記  
九之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  
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又曰周禮十二卷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士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為群儒排棄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眾鄭興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又曰周禮疏十二卷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周禮正義序周禮廢興曰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

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脩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  
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  
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  
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  
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  
屋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帝達才通人  
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  
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其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  
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  
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  
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

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  
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  
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  
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  
矣逵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組十  
里之地其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閱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  
同地故云組十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  
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  
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  
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月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  
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  
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



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  
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  
哀帝之時不審馬融傳云至孝成皇帝劉向子歆考理秘書  
始得列序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  
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脩者故今文乖理則是也故鄭玄序  
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太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太司農  
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  
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  
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悔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  
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交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  
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太儒明理于  
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

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云成王既  
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  
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言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  
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諾命之語作周  
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  
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  
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  
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  
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  
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  
玄編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



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是以周禮大行後主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文獻通考經籍考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曰鄭眾以為書周官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跡据陳邵異同評及沉重義為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通解

○儀禮經傳目錄曰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篇斥氏戴氏。今按此即今儀禮也十七本。作七十一。臨江劉敞云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今從之。永嘉長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

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六

篇周官傳四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周官禮也。七十其冬官以考工記考之。劉歆曰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

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

千今按禮經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莅事。小史讀之以諭眾。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百禮亦為勝。諸儒



之說贊葉為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  
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此志列其  
經傳之目且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  
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  
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  
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十一之數又將何以充之  
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  
它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霽廟中霽等篇其不可見者又  
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  
間獻王所輯禮樂故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尚有逸在其間  
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  
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  
內則五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詞氣之  
法制器備物宗廟官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  
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  
餘矣若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知冠禮之不  
變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  
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齋毋放飯毋流  
歡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及周  
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  
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戶倉

最明禮載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今按此即

篇者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仲及孔氏蘇林曰淹仲里名也

多三十九篇今按與本傳作十七本傳作十七劉敞云學當作

傳士禮十七篇後注戴氏又言高堂生

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

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諸天子之說今按諸記自一百三

本不相雜疑今亦多見於本篇後記及二戴之記孔子家語

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

說所計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樂

日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

六經編考



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漢書儒林傳曰漢興留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

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客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請管學之師古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

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

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而瑕丘蕭

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

也事蕭奮以授后倉曾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石氏曲

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

日聞人姓名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

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

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

琅邪徐良游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

仁李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字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

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漢書十三主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

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

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金帛賜以奏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

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

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周官尚書

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

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具在藝文志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倉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篇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段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廼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此條當載最末

○又曰儀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菴之婿號勉齋始晦菴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山崎先生曰朝鮮某人著續經傳通解大不及本書

○太戴禮十三卷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合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益後人誤題

○又曰禮記二十卷鄭玄註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註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



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又曰禮記正義七十卷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註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為勝今據以為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曰上古禮書極多如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語類

樂

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

在音律不可具於書則亦讀為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

樂聲律世在樂官顏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

年百八十歲兩自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

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

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友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寔以益微

○律呂新書序曰古樂之亾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



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  
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  
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  
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  
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摠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  
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  
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  
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真契著書凡兩卷若  
于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  
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  
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若  
黃鐘圓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

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  
氏之通典具焉變徵變宮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  
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  
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  
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  
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囿於習  
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  
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  
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  
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辭濫  
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  
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



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  
公孫述之罄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  
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李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  
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  
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肯意之彷彿李  
通以此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  
焉李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  
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  
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  
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且新安朱熹  
序

物論

○漢書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益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  
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蘇林曰不能見易則乾坤近於滅息  
也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師古曰更互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  
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  
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爲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故爲便辭巧說以折破文字之形  
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力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自  
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日  
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保愛之未嘗所見者則妄毀誰

六經編考

卷三



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五經象五行之說亦出于自虎通山崎先生曰此說附會不足

○漢書叙傳曰虞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

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太易因史立法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

既登遭世困弘師古曰困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群言紛亂諸子相騰師古曰騰

也聖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應劭曰儒道陰陽

農凡九家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

○漢書儒林傳曰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

書春秋六學者王放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

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

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西入周

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師古曰奸音干適齊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

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燦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

之禮師古曰繩謂治正之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傳

○五經正義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

書自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

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為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



二年中書閣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一手  
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詳文爲正  
○又曰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  
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正學云  
○朱子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  
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  
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  
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  
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下武

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林  
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  
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  
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  
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  
則古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  
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若此或者以  
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  
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書序  
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  
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  
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



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覆乎其所以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

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此者熹益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安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益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



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著于篇後云淳熙九年  
夏六月庚子朔且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  
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  
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  
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  
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祭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  
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古書之舊而不銅  
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止獨念春秋大訓聖  
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  
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

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  
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爲  
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  
辰新安朱熹謹書

○王氏續經說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亾而其明晦通塞之不  
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  
後世莫能及之益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  
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亾矣  
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  
可階而外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  
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  
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



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  
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  
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  
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亾者蓋有意焉  
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  
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  
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  
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  
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  
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  
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益亦未為晚也若能  
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

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  
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  
有以發終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  
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  
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  
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  
者依倣六經次第采緝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  
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  
則彼之贊易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  
物則兼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  
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益未  
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

足以知先  
天後天之  
相為休用  
而高文武  
宣之圖是  
豈



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  
爲三主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微  
然自謂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  
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  
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  
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  
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不罪矣或曰然則  
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  
而優劣者邪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  
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  
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本  
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  
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  
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  
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未暇於三子是亦  
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附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司馬溫  
公撰自表曰臣先言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跡又奉聖旨賜  
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異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  
事爲皆出入下獨於前史粗嘗竭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  
患遷回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不徧况於人主日有



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削刪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  
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  
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  
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  
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  
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楷龍圖天章三館秘  
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府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  
奉承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遺棄群臣降  
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賜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  
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  
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  
就冗官陛下附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  
秩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  
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淵海扶擿  
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  
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爲考異三十卷  
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二年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  
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  
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騫無施而可是以專事  
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  
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



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其清閒之  
宴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於惡取是  
捨非足以懲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成蒙  
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先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七年十月日進呈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  
跡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  
義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中若異參諸家異同正  
其謬誤而歸于一

○又曰高氏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至洛以來專以脩資  
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秦

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卷每四  
文合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  
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  
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  
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  
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爲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  
出處纂成是其爲功大矣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  
凡二百二十二家

○又曰公與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益得入焉史記  
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  
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  
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二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亦足採建



唐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稗官野史暨  
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  
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邪

○又曰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  
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公行義  
無可訾者乃唱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  
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公於是嚴課程省  
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及積浩  
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益自唐及五代采取  
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又曰張新叟曰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  
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

○又曰吳巖李氏曰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  
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  
而書成

○通鑑舉要曆八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公患本  
書浩大難領畧而目錄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晁氏曰皇朝劉  
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列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  
訖五代恕嘗語光弼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  
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  
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辛至威列王  
二十二年丁丑四百八十三年為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  
春秋外傳也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卷文獻通考經籍考曰李燾進長編奏狀曰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臣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于一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即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在可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又曰陳氏曰李燾撰大

畧皆溫公舊規也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陳桎撰

宋元通鑑百五十七卷明薛應旂集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序曰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拜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字字則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依舉要亦備歲年朱書以別之雖無事而因年以著統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大書以提要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



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於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自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辭免奏狀曰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

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不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妄意就其事實別爲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太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閑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文獻通考經籍考曰陳氏曰此書嘗刊于溫陵別其綱謂之提要今板在監中廬陵所刊則綱目並列不復別也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二十七卷明大學士商輅等撰御製序曰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閣之載籍參國史之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



通鑑綱目共為一書始於宋建隆庚辛終於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二十有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明吏部文選司南軒撰其所著原始曰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始於威烈王初命三晉大夫為諸侯蓋悼王制墮盡於此特用為萬世戒耳而朱文公則又遵春秋編年之例作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而王霸淑慝之辨治亂興亡之跡昭垂萬世此固先哲述作托始之微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備仁山金氏則以尚書為據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表年係事名曰通鑑前編足稱全史矣乃陳氏子樞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源自盤古迄於高辛述為通鑑外紀以冠金氏之編亦可為稽古者資也顧其中多不經之談讀者率歎

其非傳信之書云余嘗旁觀六經獨易大傳稱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尚書亦唯稽自堯舜以下而上古俱未之及也蓋聖人不語怪不傳疑唯筆其善足為法惡足為戒核而可信者耳故當孔子刪述六經時其於諸所無稽之談悉削之不道矣且則圖畫卦洎書契甲歷諸制作卓為萬世文字之祖帝王治平之源此伏羲繼天之極開物成務之功宜為振古帝主冠則作史者當自伏羲造端無疑也

安正按綱目之後繼作者編述取舍固宜當議者焉然以歷年全備尤可資學者考覈并載如此



秦漢以來諸經編帙離合錯亂初學或莫識  
其首末因纂其可驗者以予童蒙讀經名考  
者并攷可也癸酉春二月既望

淺見安正謹識

六經編考 終



